



梁羽生作品集

萍踪俠影錄

上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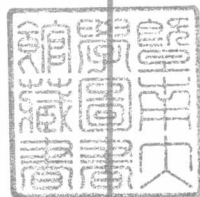
I 247.58
20/310

P2

梁羽生
作品集

09

萍踪侠影录



梁羽生 著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萍踪侠影录/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6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190-6

I. ①萍…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3107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8号、19-2012-057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貽来

萍踪侠影录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卢延光 杨艺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23.875印张 678千字 插图25幅

版次印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56.00元(全二册)

目 录

楔 子	牧马役胡边 孤臣血尽 扬鞭归故国 侠士心伤	1
第一回	弹指断弦 强人劫军饷 飞花扑蝶 玉女显神通	25
第二回	祸福难知 单身入虎穴 友仇莫测 宝剑对金刀	37
第三回	陌路遇强徒 偷施妙手 风尘逢异士 暗戏佳人	51
第四回	铸错本无心 擂台争胜 追踪疑有意 锦帐逃人	71
第五回	名士戏人间 亦狂亦侠 奇行迈流俗 能哭能歌	93
第六回	联剑惩凶 奇招启疑窦 抽丝剥茧 密室露端倪	109
第七回	一片血书 深仇谁可解 十分心事 无语独思量	131
第八回	爱恨难明 惊传绿林箭 恩仇莫辨 愁展紫罗衣	145
第九回	滚滚大江流 英雄血洒 悠悠长夜梦 儿女情痴	161
第十回	一局棋残 英雄惊霸气 深宵梦断 玉女动芳心	179

第十一回	半夜袭番王 中途来怪客	奇情叠见 异事难猜	 201
第十二回	峡谷劫囚车 荒郊驰骏马	变生不测 祸弭无形	 213
第十三回	戴月披星 移花接木	苦心救良友 珍重托珊瑚	 239
第十四回	罗汉绵拳 金刚大力	将军遭险着 怪客逞奇能	 249
第十五回	奸宦弄权 擂台争胜	沉冤谁与雪 侠士暗飞针	 269
第十六回	喝雉呼卢 扬声掷骰	名园作豪赌 侠客傲凶顽	 285
第十七回	冰雪仙姿 风雷手笔	长歌消侠气 一画卷河山	 309
第十八回	石阵战氛 荷塘月色	豪情消积怨 词意寄深心	 323
第十九回	柳色青青 烽烟处处	离愁付湖水 冒险入京华	 343
第二十回	虎帐蛮花 清秋俚影	痴情缔鸳谱 妙语订心盟	 355

楔子 牧马役胡边 孤臣血尽 扬鞭归故国 侠士心伤

独立苍茫每怅然，恩仇一例付云烟，断鸿零雁剩残篇。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此中心事倩谁传？

——调寄《浣溪沙》

清寒吹角，雁门关外，朔风怒卷黄昏。

这时乃是明代正统（明英宗年号）三年，距离明太祖朱元璋死后，还不到四十年。蒙古的势力，又死灰复燃，在西北兴起，其中尤以瓦剌族最为强大，逐年内侵，至正统年间，已到了雁门关外百里之地，这百里之地，遂成了明与瓦剌的缓冲地带，也是无人地带。西风肃杀，黄沙与落叶齐飞，落日昏黄，马铃与胡笳并起，在这“无人地带”之间，这时却有一辆驴车，从峡谷的山道上疾驶而过。

驴车后紧跟着一骑骏马，马上的骑客是一个身材健硕的中年汉子，背负箭囊，腰悬长剑，不时地回头顾盼。朔风越卷越烈，风中隐隐传来了胡马嘶鸣与金戈交击之声，陡然间，只听得一声凄厉的长叫，马蹄历乱之声渐远渐寂，车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卷起车帘，颤声问道：“是澄儿在叫我么？可是他遇难了？谢侠士，你不再顾我了，你去接应他们吧，我到得这儿，死也瞑目！”

中年骑客应了一声，遥指说道：“老伯万安，你听那马蹄历乱之声，料是胡兵已退了。噢，你瞧，这不是他们来了！”一拨马头，如飞迎上。车中老者，长叹一声，潸然泪下。车中蹦地跳起一

个女孩，小脸儿冻得红冬冬的，有如熟透了的苹果，揉揉眼睛，似是刚刚睡醒的样子，开声问道：“爷爷，这是中国的地方了吗？”那老者勒住驴车，凝视车下的土地，声调低沉道：“嗯，是中国的地方了。阿蕾，你下车去，替爷爷拿一把泥土回来！”

山谷口外，三骑负伤的战马背着衣冠破碎的乘客，狂嘶奔回，领先的是一个和尚。那姓谢的中年汉子迎上问道：“潮音师兄，云澄师弟呢？”那和尚勒住马头，黯然说道：“他已死了！真想不到万水千山，逃到这儿，雁门关已经在望，他却还逃不出胡人之手。不过，他也真不愧是个铁铮铮的汉子，重伤之后，还力毙数人，临死之前，还杀了那个领兵的鞑子，把那些蒙古兵吓得连忙逃命，不敢再追。人谁无死，像他这样，死也值得了。你的徒儿也不错，他也是力杀数人，和他的师叔并肩战死的。”

那中年汉子双目炯炯，怒视长空，忽而一声长啸道：“雁门关已经在望，我们终算不负云澄师弟之托，将他的爹爹送回来了，云澄在九泉之下，当可瞑目。只是云大人哀痛余生，这事儿暂时且瞒着他。”纵马赶回驴车，只见车中的老者跨在车辕之上，捧着一撮泥土，神情非常奇异，那小女孩站在地上，怔怔地看着她的爷爷。

潮音和尚叫道：“云大人，我们回来了。”老者问道：“我的澄儿呢？”潮音和尚道：“鞑子兵已被我们杀退，他受了点轻伤，和天华师弟的徒儿殿后。”声调尽管强作平静，还是抑不住那悲愤之情。那老者面色大变，潮音和尚和谢天华那样豪迈的侠客，在他迫视之下，也不觉后退几步，不敢接触他的目光，只听得他纵声笑道：“父是忠臣儿孝子，忠臣孝子集于一门，我云靖尚有何憾！哈哈，哈！”笑声凄厉之中含着极度的悲愤，驴车旁的骑士都不敢作声。那女孩子仰面问道：“爷爷，你笑什么？我很怕听，爷爷，你别这样笑啦。爹爹为什么还不回来？”

那老者笑声骤止，静默了好一会子，缓缓问道：“明日清早，可以赶到雁门关吗？”谢天华道：“是，今晚正是十月十五，晚上月光明亮，明早定可赶到。”那老者捧着那撮泥土，如捧珍宝似的，凑近鼻端，深深呼吸了好几下，泥土中散发着残枝败叶的气息。那老者深深呼吸，如嗅异香，凄然笑道：“廿年了，如今始闻得着故



驴车后紧跟着一骑骏马，马上的骑客是一个身材健硕的中年汉子，背负箭囊，腰悬长剑，不时地回头顾盼。朔风越卷越烈，风中隐隐传来了胡马嘶鸣与金戈交击之声，陡然间……

乡泥土的气味。”谢天华道：“老伯居留异国，存节全忠，比苏武留胡，尚多一载，如此孤臣孽子之心，人天共仰！”

那老者眉头一展，双手一伸，把那女孩子抱上车来，又缓缓说道：“阿蕾，你今年七岁了，应该开始懂事了，爷爷今晚给你说一个故事，你要紧紧记在心里。”那女孩重复说道：“嗯，要紧紧记在心里。我知道了，爷爷是说自己的故事！”那老者奇怪地看了孙女一眼，道：“你真是精灵得可以，比我小时，聪明得多了！”殊不知这女孩自出生之后，上一个月才见着她的爷爷，当时她就曾问父亲，为什么突然间来了一个爷爷，她父亲对她说道：“我给你说过许多次苏武牧羊的故事，爷爷的故事比苏武牧羊的故事还要动听，将来爷爷会自己说给你听，你要紧紧记在心中。”所以今晚爷爷一说故事，她就知道那是爷爷自己的故事。

众人环绕驴车，都像那女孩子一样，出神倾听，只见那老人拿出一根竹杖，杖头上有几根稀疏的旄毛，那老人叹道：“这使节的旄旌饰品都给北地的冰雪消融尽了。阿蕾，你知道什么叫做使节吗？我说给你听。廿年前，你爷爷是大明天子的使臣，奉遣到蒙古的瓦剌国去互通友好，这根竹杖就是皇帝所赐的，称为使节，这使节代表天子，性命可丢，节不可毁。那时蒙古分为两部，一叫瓦剌，一叫鞑靼，国力还很微弱。大明天子派使臣亲临，照理应该很受他们的尊敬，却不料在呈递国书之日，那瓦剌王起初还彬彬有礼，后来来了一个身披胡服的汉人，佩剑上朝，把瓦剌王拉过一边，悄悄说话，一边说一边眼看着我。这汉人不过廿来岁的样子，眼光中却露着无限怨毒，好像我和他有着百载深仇。”

谢天华奇道：“那人是认得老伯的吗？”云靖道：“不，我绝不认识他。我自问居官清白，平生没有仇人，更不会在胡人之地结有仇人，也不知他对我何以如此怨毒！不过，我当时见他身披胡服，也确实不屑和他交谈。他和瓦剌王谈了一阵，突然下令将我扣留，还要夺我的使节。我大怒抗议：性命可丢，这代表大明天子的使节却不可毁。可恨他身是汉人，听了之后，反哈哈大笑道：‘大明天子，大明天子！哈哈，你是准备做大明天子的忠臣来了？好！我一定叫你称心如愿，做第二个苏武，苏武牧羊，你就去牧马吧！’自

此我便在极北苦寒之地，牧马了廿年！起初我还指望明朝派兵来救，年复一年，却是毫无消息。后来听说大行皇帝——明成祖朱棣——归天，仁宗继立，不到一年，又告夭折，幼主即位，国中无人，太祖、成祖开疆辟土的前代雄风，已成陈迹，我断了念头，自必老死异国，难回汉域了，谁知也还有今日！”

谢天华与潮音和尚相对一视，默不作声，面色奇异，似是既有佩服之情却又有不以为然之意。云靖毫不在意，声调越发低沉，十指屈拗，勒勒作响，又道：“廿年来，我受了无数的苦，在沙漠之中，无水可饮，有时便喝马尿解渴，到了秋冬之季，饮冰嚼雪，更是寻常之事了！这些都还不算什么，更可恨的是，那厮还时不时派人看我，在我的面前，辱骂大明天子。廿年来，我无时不准备死难，可恨那厮却又并不杀我，只是将我折磨。”云蕾听得好不愤怒，问道：“那坏人叫什么名字？爷爷说给我听，蕾蕾大了替你报仇。”云靖续道：“不久我就知道，那厮姓张，双名宗周，名为‘宗周’，实不宗周，试想周室乃是天下的共主，既名宗周，却又辱骂大明天子，那不是自己嘲骂自己吗？”那女孩子不懂什么叫做“周室”，更不懂什么叫做“共主”，正想发问，只听得她的爷爷又道：“这些历史上的事情，你长大了念了书自然明白，爷爷不再多说了。”云靖其实不止是说给孙女听，也是说给那两位侠士听。至此顿了一顿，突然提高声调问道：“两位侠士，你说这厮该不该杀？”潮音和尚禅杖顿地与谢天华抢着说道：“该杀！”

云靖微微一笑，抚着孙女的头又道：“那张宗周原来是奸贼世家，他的父亲已在蒙古为官，至他更得重用，廿多岁，就当了瓦剌国的右丞相，与左丞相脱欢，同得瓦剌可汗脱脱不花的重用，他身子很好，想来还有二三十年的命。我在冰天雪地之中牧马日盼夜盼，只盼望他千万不要早死！”潮音和尚性情耿直，闻言怪道：“这却是为了什么？”云靖多年愤怒，久蕴心中，说至此处，冷冷一笑。云蕾打了一个寒噤，只见她的爷爷在怀中摸出一块羊皮，上面写着几行红字，隐隐闻到腥味。

谢天华骇然说道：“云老伯，这是你写的血书？”云靖淡然说道：“这已经是第二份了。我起初指望朝廷兴师问罪，将奸贼拿

着，明正典刑，后来实是无望，想自己刺杀奸贼，自己却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想来想去，只有盼望我的儿孙争气，弃文习武，能替我报这大恨深仇。果然天从人愿，我牧马十年之后，澄儿也到了胡边，隐姓埋名，寻找我的踪迹。我出使之前，他刚刚考取秀才，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在胡边再见之时，他已是个雄赳赳的武夫了。原来他知道朝廷不愿为我一人兴师问罪，于是便弃文习武，想深入胡边，单骑救父。听说他在天下第一剑客玄机逸士的门下学了七年，武功虽未大成，等闲三五十人已近他不得，他救父心急，不待满师，便赶来了。”云蕾听得出神，一双眼珠滴溜溜地转来转去，心中充满疑惑，问道：“那么，爹爹既有那么大的本领，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见他天天和妈妈一同去牧羊，有一天，有一个鞑子兵欺负他，要抢他的羊，打他，他也没有还手。”

云靖叹了口气，道：“阿蕾，你还小，有许多事情，说给你听，你也不懂。不过，将来就算我死了，不及见你长大，两位伯伯也会告诉你的。”

谢天华知道云靖今晚倾谈身世，其实是想说给他们听，其中必有含意。见云靖身躯颤抖，微微喘息，便扶着他道：“老伯，你歇歇吧，说话的时候还多着呢，到了雁门关之后再说吧。老伯他日有什么吩咐，晚辈一定依从。”

云靖咳了一声，喘着气道：“不，我一定要说下去。这些事情憋在心中太久太久了，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歇了一歇，接下去道：“澄儿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以为凭他的武功便可以将我救出胡边。谁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蒙古地方也有许多高手，就是那张宗周的手下，也着实有几个本领非凡的人。我在雪地牧马，暗中实是有人监视。澄儿好不容易找着了，我，还未来得及商议逃跑，就给人发现，不是我叫他快逃，连他都几乎给人擒住。后来他又暗中和张宗周的手下较量了几次，都讨不了便宜，这才把单骑救父的念头放下去。因此他便遵照我的叮嘱，隐姓埋名在蒙古住下来，装作一点也不懂得武功的模样，暗中寻找机会，和我偷通讯息。”

“我要他在蒙古住下来，又要他娶了胡女为妻，为的就是替我传宗接代，好报此大恨深仇。我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仇我的儿

子若不能报，还有我的孙子来报，我的孙子不能报，还有我的曾孙，只要我云家还有后人，这仇就一定能报。而张家呢，即算张宗周死了，他也还有后人，他的后人也要替他受这报应！七年前我听澄儿生了一个男孩，我就写下第一份血书，要我的男孙紧记，日后长大了，只要碰着了张宗周这一脉所传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替我把他们杀掉！”

谢天华只感到一阵寒意，直透心头，嘴唇掀动，却又忍着，心道：“怨毒之甚，竟至如此！这样的报复，岂不比江湖上的仇杀还要残酷？想来他在冰天雪地里牧马廿年，受尽折磨，所以失了常性。且待他回到中土之后，精神恢复，再慢慢劝解他吧。”

云靖指着血书，微微喘气，又道：“澄儿听我的嘱咐将血书缝在孩子的衣裳里，送给他的一位师兄为徒。此后我因为转移地方牧马，又失了联系，直到三个月前，他才偷偷地和我见了一面，告诉我，他已约了同门，赶来营救。那时，我自念年迈苍苍，已不再作逃生之想，对他的话，也不在意，只问他在这别后七年之中，有没有再生孩子？他说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便是你。我立刻再写一份血书，是孙女也要替我报仇。蕾蕾，以后你要紧紧记着：若碰着张宗周一脉所传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替我把他们杀掉，化骨扬灰！”

云蕾听得定了眼神，苹果般的小脸上充满了害怕恐惧的表情，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道：“爷爷，要杀那么多人吗？蕾蕾害怕，妈妈自幼教我不要随便杀生，连初生的羊羔也要保护。哎，妈妈呢？爹爹说妈妈就要来的，为什么不见妈妈来，连爹爹也不见了？”她哪里知道，她的爹爹云澄在胡边隐姓埋名，身世来历连她的妈妈也没有告诉，一月之前，竟是瞒着妻子，弃家逃走的。

云靖白须掀动，突然怒声说道：“蕾蕾，你不听我的话吗？我告诉你，你的爹爹，你的爹爹，他已经——”神色俱厉，吓得云蕾噤不作声，眼泪也收了，云靖叹了口气，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不忍把她爹爹的死讯再说出来。

谢天华暗暗叹气，摇了摇头，只见云蕾低下了头，小声说道：“我听爷爷的话！”云靖把三月前新写的血书塞到她的怀里，仰天

笑道：“不想我云靖尚有逃出异域，重归故国之时。我只盼张宗周这厮，不要早死，让他亲受我孙儿的报复！谢侠士，求你瞧在澄儿的面面上，把这女娃子收做徒弟吧。”

谢天华一阵迟疑，缓缓答道：“这个且慢商量。——嗯，老伯不要误会，不是我不答应，我是想替她找一个更好的师父。”

谢天华与潮音和尚乃是云澄的同门，他们的师父玄机逸士号称天下第一剑客，不止在剑术上有极精湛的造诣，其他武功，也很博杂。只是玄机逸士脾气古怪，他共有五个徒弟，每个徒弟只传一门武功。例如谢天华就只得他剑术的一半。怎么叫做一半？原来玄机逸士有两套剑法，相反相成；他又炼有雌雄双剑，雌剑名为“青冥”，雄剑名为“白云”，“白云”雄剑传给谢天华，“青冥”雌剑则传给了另一个女弟子，两人各得了他的一套剑术。

这两套剑术乃是玄机逸士毕生心血所聚，若然双剑合璧，天下无敌。所以在他门下五人之中，也以谢天华和那个女弟子武功最高，难分轩輊。至于云澄，则因尚未满师，武功最弱。那潮音和尚则是二徒弟，传了伏魔杖法，外家功夫，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谢天华与潮音和尚都是应师弟云澄的邀请，各自带了徒弟，自中土远至胡边，助他救父的。恰值瓦剌可汗生了太子，国中大庆，监视稍松，三人合力，杀了几名看守，竟然轻而易举地逃了出来，却又想不到雁门关已经在望，才遇到追兵，云澄竟然血溅国门边境。谢天华唯一的徒弟，也力战而亡。

云靖说完那番话之后，疲累不堪，沉沉睡去。云蕾怔怔地望着她的爷爷，不说不笑。谢天华叹了口气，挥了挥手，驴车又在峡谷的山道上奔驰。这时明月已出天边，荒凉的山谷浸在月光之中，有如蒙上一层薄雾轻纱，更显得冷清清的，诡秘幽静。谢天华让云蕾吃了几片肉脯，喝了一口水，拍拍她的身子，不久也熟睡了。

在驴车颠簸中，忽听得云靖梦中叫道：“冷，冷……狼啊狼来了！”潮音和尚笑道：“这老头儿还以为是在胡边牧马呢。”又听得云蕾在梦中叫道：“妈妈，蕾蕾不杀人，蕾蕾害怕。”谢天华愕然摇首，忽听得一声响箭掠过山谷，云靖在梦中跳起，叫道：“狼来了！”张眼一瞧，只见一道蓝火，摇曳下降，潮音和尚已一掠数

丈，上前迎敌，谢天华道：“老伯勿惊，来的没有几人。”

云靖这一吓睡意全消，颤声说道：“不好，这是张宗周手下的第一名勇士，复姓‘澹台’，字号‘灭明’，姓名似是胡儿，其实却是汉人。澄儿曾经和他交过手，吃过他的大亏，本事委实了得。”

谢天华笑道：“我的师兄双掌一杖，威震中原，蒙古地方的第一勇士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他来人不多，管教他来得去不得，待我们把他擒了，给老伯带上京去献功，看这厮还敢不敢‘灭明’？”谢天华行侠仗义，最恨卖国之徒，听说那人号为“灭明”，怒不可遏，拔出长剑，奔出谷口，上前助阵。

只见一员胡将，身披锁子黄金甲，手使双龙护手钩，与潮音和尚打得正烈。潮音和尚的禅杖如神龙出海，横扫直劈，呼呼风响，那胡将竟是分毫不让，双钩盘旋，纵横挥舞，将潮音和尚碗口大的禅杖迫得东倒西歪。谢天华大吃一惊，心道：“这厮本事果然了得，怪不得云澄要吃他的亏，看来师兄也不是他的对手。”立即长剑出鞘，振臂一掠，犹如巨鸟摩云，掠空而降，长剑一抖，一招“拂柳穿花”穿心直刺，这一剑是专破钩、夺之类兵器的杀手神招，正是玄机逸士苦心所创的厉害招数。

护手钩与万字夺之类，本来是可以克制刀剑的外门兵刃，但玄机逸士所创这套剑法，轻灵翔动，变化万状，可以随着钩夺之势，反制敌人。若敌人仍本着“钩夺可以锁拿刀剑”的方法进招，则轻者手指被削，重者咽喉被穿，端的厉害，而今谢天华使出杀手神招，长剑分心一刺，内藏左右双旋两个变化，不论敌人是正面迎接或是两翼偷袭，都难逃此一剑之危。不料那胡将双钩霍霍，左钩往下一沉，右钩往上一带，谢天华的剑几乎给他引去。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钩光闪闪，伸缩不定，也不知是从哪里袭来，敌人竟趁着谢天华稍一顿挫之时，立刻反客为主。

谢天华暗吃一惊，骤逢劲敌，精神一振，长剑一抖，剑招倏变，一个“搂膝拗步”，剑光划了一道长弧，身随剑势，滴溜溜地转了半个圆圈，“吓”的一声，手心一登，剑尖往外疾吐。这是攻守兼备的独特招数，那胡将钩光闪闪，却递不进招，迫得双钩外封，向左侧移了一步。谢天华立刻偏锋直上，剑走连珠，那胡将叫

声：“好剑法！”连挡三招，突然叫道：“住手！”谢天华哪里肯听，剑光霍霍，连环疾进，那胡将勃然作色，怒道：“你以为我怕你不成？”双钩一展，迎、送、剪、扎、吞、吐、抽、撒，恰似骇电惊霆，两道银蛇，贴着谢天华的剑光飞舞，谢天华的剑法虽然神妙，竟然奈何不了他。

潮音和尚大吼一声，挥舞禅杖，上前助战，那胡将大笑道：“看你的武功，定是中土的成名剑客，听说中土武林的成名人物，最讲究单打独斗的规矩，你们却想以多为胜吗？”潮音和尚喝道：“你这厮是不是叫做澹台灭明？”那胡将避了谢天华一剑，还了两招，侧目笑道：“你这和尚也知道我的名字。”潮音和尚喝道：“你身是汉人，却为胡将，羞也不羞？对你这样的叛国奸贼，谁和你讲中原的武林规矩？吃洒家一杖！”澹台灭明面色一沉，忽而纵声长笑道：“匹马纵横漠北，此心可对苍天！谁是叛国奸贼？我叛谁的国来了？朱元璋巧夺天下，只有你们这些不争气的人，才去对他的儿孙俯首称臣。”侧身一闪，将禅杖让过一边，双钩一个盘旋，护着身子，在钩光剑影之中，朗声说道：“说与你这莽和尚听你也不解，好吧，你既要厮斗，我就叫两个小辈接你的招。”双钩一指，将潮音和尚的禅杖迫过一边，他身后的两员小将挥动刀枪，立刻抢上前来，接着了潮音和尚的禅杖。这两员小将武功虽较潮音为低，但亦非庸手，潮音和尚半晚之间，经了两场激斗，气力不支，竟自胜他们不得。

谢天华听那澹台灭明侃侃而谈，心中一动，心道：“这厮倒不是寻常之辈。但助胡灭汉，却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怒气一起，挥剑强攻，澹台灭明力敌数招，忽而问道：“你莫不是玄机逸士的门下么？”

谢天华怔了一怔，只听得那澹台灭明笑声又起：“你的师父当年费尽心血也胜不了我的师父，你要胜我，哪里能够？你既然不知进退，好吧，咱们今日就各为其主，再斗个三五百招！”谢天华悚然一惊，猛然想起师父所说过的往事：在廿年前，师父曾与一个魔头互争武林盟主之座，在峨嵋之巅，斗了三日三夜，不分胜负。这魔头复姓上官双名天野，本是绿林的大盗，经此一战之后，忽然匿

迹潜踪，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听这澹台灭明如此说法，那上官天野定然是躲到蒙古，而澹台灭明也定然是他的徒弟无疑。

谢天华本待停剑喝问，但听他说出“各为其主”的说话，怒气又生，把师父所传的剑法施展得风雨不透，恰若银光匝地，紫电飞空，攻中有守，守中有攻；那澹台灭明也好生厉害，双钩交剪，竟如两道金虹，将门户封闭得十分严密，也是攻守兼备，虚实互变，刚柔齐施，转瞬斗了百数十招，竟是不分胜负。谢天华心中想道：“可惜四妹不在这儿，若然双剑合璧，三个澹台灭明，也要死在剑下。”

澹台灭明钩光闪烁，连进三招，谢天华一步不让，还了四剑。澹台灭明忽然哈哈大笑，跳出圈子，叫道：“如何？你我用了全力，都不能取胜，不如住手了吧！”谢天华怒道：“汉贼不两立，今日之事，非死不休！”澹台灭明双钩一指，迫住了谢天华的长剑，高声喝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是救你来的！”谢天华不敢放松，长剑往外一展，将双钩荡过一边，喝道：“我们万水千山，都经过了，而今到了此地，还有什么危难，要你相救？你若真肯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快快抛下双钩，随我走吧！”澹台灭明冷冷一笑，朗声说道：“你真是不知好歹，我奉张丞相之命，劝你们回去。你们若执意要回转中原，只恐未到雁门关，就要遭受非常之祸！”谢天华怒不可遏，长剑疾进，大声斥道：“你这狗贼，胆敢将我戏耍！”澹台灭明也生了气，回骂道：“你既要自寻死路，那就休要怪俺无情。”谢天华咬紧牙根，一声不响，剑如风雨，澹台灭明也不敢说话分心，双钩挥霍，见招拆招，见式拆式，又战了百数十招，仍是不分胜负，难解难分。

斗得正酣，澹台灭明忽然一声胡哨，卖个破绽，转身便走，那两员小将，也跳出圈子，随后急逃。谢天华与潮音和尚杀得性起，哪里肯放，仗剑挺杖，纵步便追，片刻之间过了一个山坳。谢天华较为谨慎，忽然想道：“这厮丝毫未露败象，何以逃跑？莫非其中另有诡计么？云大人抛在后边，无能手防护，莫不要着了暗算！”正待招呼师兄回头，忽见那澹台灭明猛然纵身向谷中一跳，谢天华大吃一惊，立足处离谷底少说也有十数丈高，谷底怪石嶙